

蕭紅〈家庭教師〉

1 二十元票子，使他作了家庭教師。

2 這是第一天，他起得很早，並且臉上也像愉悅了些。我歡喜地跑到過道去倒臉水。心中埋藏不住這些愉快，使我一面折著被子，一面嘴裡任意唱著什麼歌的句子。而後坐到床沿，兩腿輕輕地跳動，單衫的衣角在腿下抖蕩。我又跑出門外，看了幾次那個提籃賣麵包的人，我想他應該吃些點心吧，八點鐘他要去教書，天寒，衣單，又空著肚子，那是不行的。

3 但是還不見那提著膨脹的籃子的人來到過道。

4 郎華作了家庭教師，大概他自己想也應該吃了。當我下樓時，他就自己在買，長形的大提籃已經擺在我們房間的門口。他彷彿是一個大蠍虎樣，貪婪地，為著他的食慾，從籃子裡往外提取著麵包、圓形的點心和「列巴圈」，他強健的兩臂，好像要把整個籃子抱到房間裡才能滿足。最後他會過錢，下了最大的決心，捨棄了籃子，跑回房中來吃。

5 還不到八點鐘，他就走了。九點鐘剛過，他就回來。下午太陽快落時，他又去一次，一個鐘頭又回來。他已經慌慌忙忙像是生活有了意義似的。當他回來時，他帶回一個小包袱，他說那是才從當舖取出的從前他當過的兩件衣裳。他很有興致地把一件夾袍從包袱裡解出來，還一件小毛衣。

6 「你穿我的夾袍，我穿毛衣。」他吩咐著。

7 於是兩個人各自趕快穿上。他的毛衣很合適。惟有我穿著他的夾袍，兩隻腳使我自己看不見，手被袖口吞沒去，寬大的袖口，使我忽然感到我的肩膀一邊掛好一個口袋，就是這樣，我覺得很合適，很滿足。

8 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。鈔票帶在我的衣袋裡，就這樣，兩個人理直氣壯地走在街上，穿過電車道，穿過擾攘著的那條破街。

9 一扇破碎的玻璃門，上面封了紙片，郎華拉開它，並且回頭向我說：「很好的小飯館，洋車夫和一切工人全都在這裡吃飯。」

10 我跟著進去。裡面擺著三張大桌子。我有點看不慣，好幾部分食客都擠在一張桌上。屋子幾乎要轉不過來身。我想，讓我坐在哪裡呢？三張桌子都是滿滿的人。我在袖口外面捏了一下郎華的手說：「一張空桌也沒有，怎麼吃？」

11 他說：「在這裡吃飯是隨隨便便的，有空就坐。」他比我自然得多，接著，他把帽子掛到牆壁上。堂倌走來，用他拿在手中已經擦滿油膩的布巾抹了一下桌角，同時向旁邊正在吃的那個人說：「借光，借光。」

12 就這樣，郎華坐在長板凳上那個人剩下來的一頭。至於我呢，堂倌把掌櫃獨坐的那個圓板凳搬來，佔據著大桌子的一頭。我們好像存在也可以，不存在也可以似的。不一會，小小的菜碟擺上來。我看到一個小圓木砧上堆著煮熟的肉，郎華跑過去，向著木砧說了一聲：「切半角錢的豬頭肉。」

13 那個人把刀在圍裙上，在那塊髒布上抹了一下，熟練地揮動著刀在切肉。我想：他怎麼知道那叫豬頭肉呢？很快地我吃到豬頭肉了。後來我又看見火爐上煮著一個大鍋，我想要知道這鍋裡到底盛的是什麼，然而當時我不敢，不好意思站起來滿屋擺盪。

14 「你去看看吧。」

15 「那沒有什麼好吃的。」郎華一面去看，一面說。

16 正相反，鍋雖然滿掛著油膩，裡面卻是肉丸子。掌櫃連忙說：「來一碗吧？」

17 我們沒有立刻回答。掌櫃又連忙說：「味道很好哩。」

18 我們怕的倒不是味道好不好，既然是肉的，一定要多花錢吧！我們面前擺了五六個小碟子，覺得菜已經夠了。他看看我，我看看他。

19 「這麼多菜，還是不要肉丸子吧。」我說。

20 「肉丸還帶湯。」我看他說這話，是願意了，那麼吃吧。一決心，肉丸子就端上來。

21 破玻璃門邊，來來往往有人進出，戴破皮帽子的，穿破皮襖的，還有滿身紅綠的油匠，長鬍子的老油匠，十二三歲尖嗓子的油匠。

22 腳下有點潮濕得難過了。可是門仍不住地開關，人們仍是來來往往。一個歲數大一點的婦人，抱

著孩子在門外乞討，僅僅在人們開門時她說一聲：「可憐可憐吧！給小孩點吃的吧！」然而她從不動手推門。後來大概她等到時間太長了，就跟著人們進來，停在門口，她還不敢把門關上，表示出她一得到什麼東西很快就走的樣子。忽然全屋充滿了冷空氣。郎華拿饅頭正要給她，掌櫃的擺著手：「多得很，給不得。」

23 靠門的那個食客強關了門，已經把她趕出去了，並且說：

24 「真她媽的，冷死人，開著門還行！」

25 不知哪一個發了這一聲：「她是個老婆子，你把她推出去。若是個大姑娘，不抱住她，你也得多看她兩眼。」

26 全屋人差不多都笑了，我卻聽不慣這話，我非常惱怒。

27 郎華為著豬頭肉喝了一小壺酒，我也幫著喝。同桌的那個人只吃鹹菜，喝稀飯，他結帳時還不到一角錢。接著我們也結帳：小菜每碟二分，五碟小菜，半角錢豬頭肉，半角錢燒酒，丸子湯八分，外加八個大饅頭。

28 走出飯館，使人吃驚，冷空氣立刻裹緊全身，高空閃爍著繁星。我們奔向有電車經過叮叮響的那條街口。

29 「吃飽沒有？」他問。

30 「飽了。」我答。

31 經過街口賣零食的小亭子，我買了兩紙包糖，我一塊，他一塊，一面上樓，一面吮著糖的滋味。

32 「你真像個大口袋，」他吃飽了以後才向我說。

33 同時我打量著他，也非常不像樣。在樓下大鏡子前面，兩個人照了好久。他的帽子僅僅扣住前額，後腦勺被忘記似的，離得帽子老遠老遠的獨立著。很大的頭，頂個小卷沿帽，最不相宜的就是這個小卷沿帽，在頭頂上看起來十分不牢固，好像烏鴉落在房頂，有隨時飛走的可能。別人送給他的那身學生服短而且寬。

34 走進房間，像兩個大孩子似的，互相比著舌頭，他吃的是紅色的糖塊，所以是紅舌頭，我是綠舌頭。比完舌頭之後，他憂愁起來，指甲在桌面上不住地敲響。

35 「你看，我當家庭教師有多麼不帶勁！來來往往凍得和個小叫花子似的。」

36 當他說話時，在桌上敲著的那隻手的袖口，已是破了，拖著線條。我想破了倒不要緊，可是冷怎麼受呢？

37 長久的時間靜默著，燈光照在兩人臉上，也不跳動一下，我說要給他縫縫袖口，明天要買針線。說到袖口，他警覺一般看一下袖口，臉上立刻浮現著幻想，並且嘴唇微微張開，不太自然似的，又不說什麼。

38 關了燈，月光照在窗外，反映得全室微白。兩人扯著一張被子，頭下破書當做枕頭。隔壁手風琴又唧唧呀呀地在訴說生之苦樂。樂器伴著他，他慢慢打開他幽禁的心靈了：

39 「敏子，……這是敏子姑娘給我縫的。可是過去了，過去了就沒有什麼意義。我對你說過，那時候我瘋狂了。直到最末一次信來，才算結束，結束就是說從那時起她不再給我來信了。這樣意外的，相信也不能相信的事情，弄得我昏迷了許多日子……以前許多信都是寫著愛我……甚至於說非愛我不可。最末一次信卻罵起我來，直到現在我還不相信，可是事實是那樣……」

40 他起來去拿毛衣給我看，「你看過桃色的線……是她縫的……敏子縫的……」

41 又滅了燈，隔壁的手風琴仍不停止。在說話裡邊他叫那個名字「敏子，敏子。」都是喉頭髮著水聲。

42 「很好看的，小眼眉很黑……嘴唇很……很紅啊！」說到恰好的時候，在被子裡邊他緊緊捏了我一下手。我想：我又不是她。

43 「嘴唇通紅通紅……啊……」他仍說下去。

44 馬蹄打在街石上嗒嗒響聲。每個院落在想像中也都睡去。

出處：蕭紅：〈雪天〉，載於蕭紅著：《蕭紅小說散文精選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，2014年，第一版，頁153-158。